



Bohua Academy of Chinese Musical Arts

A 501 (c) (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 我与“天井”音乐学院

### ——音乐学习的往事回忆纪年表

刘连祥

“天井”，是北方俗语，即“大院”的意思。我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的文革10年期间：学校停课，没有大学教育，自然也不会有音乐学院开课。我就是在那期间，在京剧团宿舍的“天井”大院里，在歌舞团乐团里，拜过不同的艺术家，作曲家，指挥家和演奏家为师，学了10年音乐。后来，我自己成为了乐团作曲和指挥。

#### 纪年表

**6岁：拜师烟台地区京剧团鼓师冯先生学习京剧武场。**（京剧音乐分为文场：吹拉弹；和武场：锣鼓板镲等。我学的是后者，京剧裏的打击乐。）  
（多年以后，我创作并演出了的定音鼓独奏《荷塘雨丝》，和手鼓独奏《奔腾》，其风格，都留有我幼儿时学习京剧武场的风格和韵律。）

**9岁**，师从当地的著名钢琴家李绪良老师学习键盘乐。

**11岁**，自学吹笛子。

**12岁，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参加由市区5个中学组成的烟中指挥部宣传队，担任打击乐手。遇恩师，国家一级指挥曲台先生**

此时最幸运的，就是与在乐队担任指挥和作曲的国家一级指挥，曲台老师相识。曲老师是歌舞团乐团的指挥和作曲。当时是文革时期，他没有参加歌舞团里的任何“造反”和“革命”派别，受邀来烟中红卫兵宣传队担任了乐队的指挥和作曲。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有指挥的乐团和乐团指挥。曲台老师是苏俄音乐体系培养的军队艺术团体的指挥家。

在文化革命的那个特殊年月里，我三生有幸，结缘曲台老师，开始了与他朝夕相处的日子。我们曾一周七天一起排练，也曾和乐团一起“五百里长征革命拉练”：大冬天，全团从烟台步行出发，用大板车拉着乐器，目标青岛。走村过镇，白天“行军”，晚上就在村里演出。当时，我们兜里没有一分钱，也没



**Bohua Academy of Chinese Musical Arts**

A 501 (c) (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有吃飯的“粮票”，沿途却受到了农村城镇的农民的热情欢迎：杀猪煮面……像伺候贵宾一样！（你吃過現宰的豬，几个小時以后，新鲜猪肉就下鍋做大鹵面嗎？香！）

“要想会，跟师傅睡”。那个冬天，我和曲台老师就这样随着乐团，一起踏冰趟雪，走村过镇，一起演出，一起挤在老乡的热炕头上过夜……一起度过人了一生最难忘的，全程往返時間長達數月的“徒步五百里长征”。

步行到青岛后，我們的演出持续了一个月（好长！）。演出剧场，忘记名字了，只记得我们住宿是在一个中學改装的红卫兵接待站里，吃喝免费（过瘾！）。學校旁边不远就是一个著名的（德国？）洋式大教堂。

**13岁，随曲台老师参加了由地区十几个大中专院校和歌舞团演奏员和演员组成的大中专总指挥部“战宣队”的乐团。**

“拉练”回来后，由大、中、院校的组成的“烟专红卫兵指挥部”，成立了一个更大型的文工团，樂團成員來自十几个大，中，专，院校的學校樂隊的和专业歌舞团的演員及演奏員。我随烟中战宣队的幾個成員（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范冰冰的音乐老师的张春铅）和曲台老师一起转去了“烟专战宣队”乐团。曲台老师仍任新的乐团指挥和作曲。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在曲老师的指导下的，正式开始了音乐理论、作曲和指挥的學習。曲老师提供给我了他使用过的所有的苏俄音乐体系的基础理论课程的书籍〈音乐基础理论〉，〈作曲基础〉〈配器学〉，〈指挥基础〉，〈初级和声学〉〈中级和声学〉……）

我是打心底的佩服曲台老师的才华的，他不仅把作曲，配器，指挥，一身兼；而且多才多艺，中西乐器，幾乎无一不通。我最醉心的，是他的指揮：每一個動作，用他自己的話說，都是“心靈的顫抖”，是他自己的心灵與樂團演奏員心聲的共同升華。他写的配器，與別人不同：既能充分发挥不同器乐最佳的特色，又非常易于器乐演奏员的演奏，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器乐演奏员，十八般乐器几乎样样精通：他曾担任过军乐团长号演奏员；也担任过军旅民族乐团的扬琴演奏员，我见过的他演奏过的民族器乐就有：笛子独奏，笙独奏，扬琴独奏，搯胡独奏（大搯拉戏），钢锯（锯木头用的）独奏……这些都是登臺演出的節目！不是“廚藝”——厨房裏演出的藝術。



## Bohua Academy of Chinese Musical Arts

A 501 (c) (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著名的中国著名笛子演奏家曲祥，山东省歌舞剧院院长，是曲台老师的小弟弟。他手把手教会了弟弟吹笛子，并把他送上了艺术之路。）。

曲指挥是我当时的最高崇拜，是我学习模仿的榜样。我在学习“配器学”的时候，书本里教的都是西洋管弦乐团的配器法，为了学习和熟悉民族器乐的配器，我就在刚刚开始起步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作曲的同时，师拜乐团的不同民族乐器声部的专业老师，学习各主要声部的民族乐器的演奏。乐团的首席曲华信老师是我的二胡老师；琵琶是跟随艺术馆的王金城老师学习的；我的大提琴的老师则是我们乐团的大提琴首席演奏员丁民强，一个医生的儿子。

小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乐器的。

（尽管老爸是资本家，解放后，他是工商联主席和民主建国会主席。而我这个“资本家的狗崽子”，由于各种复杂的政治和家族缘故，从小住却是漏雨的破房子。闹灾荒那年，我吃过槐树花和槐树叶；也试过最难吃的又苦又涩的苹果叶；而那粘粘甜甜的榆树皮，则是最喜欢的“树皮甜点”。而最最难吃的，就属造纸厂的造纸浆了！一揭开锅，臭味熏天——至今谈起来，还是令人头痛，头晕，作呕……可是，在“文革”期间，我还是因为“黑五类”的原罪，被撵出了红卫兵组织，变成了当时全国“亿万革命群众”人人喊打的“会打洞的老鼠的儿子”。感谢上苍，我自己在那个被当时的中国革命唾弃的日子里，有幸躲进了乐团，避开了打砸抢和自己可能随时被人羞辱的日子……音乐的美好、快乐与梦幻，对我一个当时12岁的孩子来说，不仅仅是艺术的诱惑和享受，它是“生”，生存；是“活”，活著；是“光”，是生存与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之光；是一个12岁孩子的全部，人生。）

二胡，是曲华信老师送我的一把旧的京二胡，琴弦是丝质的，胡琴“千金”是铁钩的；跟王金城老师学琵琶，开始时，没有乐器给我使用，只好在上课的时候，使用老师的琵琶；课后练习，就走一边路，一边用左手揪着上衣纽扣，右手就开始练习琵琶的右手基本功，挑弹滚轮。后来，王金城老师从单位的仓库找到了品位不全的，多年放弃不用的琵琶，亲自刻竹粘品，为我修复了我人生的第一架琵琶。学习大提琴更难。因为大提琴是西乐器，是当时中国的稀罕物，不仅我个人买不起，连找到二手或闲置的大提琴都很难。为学大提琴，就在乐团白天排练时的休息时间里，向丁民强老师学习大提琴基本技法；然后，再利用乐团每天中间的午饭和排练期间的休息空当，不回家吃饭，用丁老师的琴来做大提琴练习。



**Bohua Academy of Chinese Musical Arts**

A 501 (c) (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直到我16岁“被”就业以后，我才拥有了第一把自己的（乐团级别的）二胡，琵琶还是王金城老师送的那把。直到我17岁那年担任乐队队长和作曲/指挥时，才利用“职权”拥有了一把私人的大提琴。我曾用这把大提琴，与樂團的小提琴首席呂田亮一起，登台演奏过小提琴/大提琴二重奏《梁祝》及《（红色娘子军）晨练》的片段。）

**16岁，全国开始了学校“复课闹革命”，而我一个初中生却“被就业”了！）**

那年，我回到了停課鬧革命多年的学校，當時文化革命还在进行，但学校已经被军管。军宣队进驻了学校，要组织學校和學生們恢复上课。學校的學生們都填了“复课升学志愿表”。我也渴望继续升学，以实现儿时起就開始做的大学梦。

可是，就在我的“复课升学志愿表”剛剛填好上交後的那天下午，学校军宣队的夏隊長就亲自来找我谈话了。他告诉我说：“你已经被安排就业了”。这消息对我来说，如五雷轰顶：因为那就意味着，從此以後，不僅我的大学梦被粉碎了，連我的中學夢都被粉碎了。

直到就業以後，我才知道，我“被就业”的单位，是由国家机械工业部正式批准了150人的“三线企业”就业指标，成立了一个文工团，目的是为轉移到边远山区的国家重要和机密的“三线企业”服务。他们事先做了有关我的情况的调查，而在我本人一头雾水的情况下，一個16歲的初中生就這樣“被”分配就业了。

（先后参加过这个“三綫”艺术团的著名领军人物有：管理：福建省歌舞团团长兼党委书记王铭芝；舞蹈：前卫歌舞团的著名独舞演员张荫松，梁德惠，（张荫松后任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系的创办人，民间舞导师；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研究馆员，享受终生国家特殊人才津贴）；声乐：前卫歌舞团著名歌劇独唱演员，歌剧《江姐》扮演者姚菊灵；话剧：长岛要塞司令部文工团副团长：姜某；文学与编剧：作家刘文惠（现为江苏省签约作家，电视剧《生命树》《国脉春秋》编剧，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舞台美术：北海舰队司令部政治部著名版画和水粉画家张先礼；等。

16歲入团时，我担任乐队的二胡演奏员。乐队负责人是一位姓谭的先生，會吹笙。





**Bohua Academy of Chinese Musical Arts**

A 501 (c) (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17岁，就在我在就业半年之后，樂隊隊長譚先生被调往“三线”建设基地：甘肃，天水。从那时起，我就被任命担任了乐队队长，作曲和指挥。**

**17 -25 岁，担任乐队队长，作曲和指挥，在這期间，我为乐团写了不少音乐作品，其中包括歌曲，器樂演奏，大型歌舞，和歌剧《刀》（编剧刘文惠）——尽管作品大都是“革命”和“政治”命题，但对我人生最大的的意义是：我有了一个在音乐艺术天地里学以致用用的领地：我写啥，乐团就演啥。很惬意。**

**25岁，恢复高考以后，我终于去上大学了，不过不是音乐学院，而是中文系。**

爲什麼沒有考音樂學院？爲什麼考了中文系？後來怎麼又進了法學院？……這事儿有些繁，很像電視劇里的肥皂泡沫故事。因为与音乐无关，就不在此一一详述了。（不过，有关我們家族的那些往事儿，我都寫在即將完成的小說《丹桂巷》裏了——万一有幸出版了的話，请大家捧場：買一本，供您在去洗手间的时间里打發空闲。）

中文系毕业后，我又进了法学院的经济法系进修，最后的职业是：中國第一批由中國司法部發證的经济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

在美国：

**1991年（亲属）移民美国，来陪伴早已出国多年的年迈的父母。**我先后在美国的工作是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和投资。

**2010年，偶遇老友张小南。**他告诉我，他正筹备博华乐团第一屆音乐会，但缺少个打击乐手，我当即表示愿意帮忙。当我进入博华乐团帮忙打击乐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友好和亲切地称呼我“打鼓的”；当然，乐团里也有特别会说话的人，尊称我：“打鼓的师傅”。后来“老刘”就是我在博华乐团的正式名讳了。

加入博华不久，因为乐团當時没有弦乐的中音声部，我就整修了团里的一把



## Bohua Academy of Chinese Musical Arts

A 501 (c) (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別人不用的中胡，開始在樂團里幫忙拉中胡；博华乐团开始排练第一首管弦乐《瑶族舞曲》时候，沒有低音声部，我就自己掏钱买了一个二手的大提琴，成了博华乐团的第一位大提琴手；后来也曾在乐团缺人手时，彈過琵琶。

**2011年**，我开始为乐团的管弦曲改写配器，并担任了博华乐团演奏的第一首管弦乐曲《瑶族舞曲》的指挥；后来，就被博華樂團任命為为艺术委员会主席，乐团首席指挥了。至今。

**2012-2015** 大家都知道我做了什么……了……（此处略去108字）。

**2016年**，直到今年初，我才向博華的朋友們正式介绍了自己与“天井”音乐学院的学习和在乐团里工作的部分经历。

本來，只是想寫下一個人的紀年事表，作为采访用的备忘录而已。但還是忍不住，添加了一些解释这个“年事表”的，在那個年代發生的故事。只是，很多往事，已無法記全了。

去天堂之前，一定会用文字留下那些往事兒——驻留人間。

刘连祥

08/02/2016再改毕